

焦急的心

米·茲拉托果洛夫著



時代出版社

焦 急 的 心

米·茲拉托果洛夫著

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編譯科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Михаил Златогоров

БЕСПОКОЙНЫЕ СЕРДЦА

Профгизиздат, 1949

內 容 提 要

作者茲拉托果洛夫到過在衛國戰爭期中曾遭德國法西斯軍隊蹂躪的白俄羅斯土地、新興的烏拉爾工業區和革命歷史悠久的「紅色索爾莫沃」工廠。他根據戰爭時期的英雄們和戰後執行五年計劃的勞動模範們的生動事蹟，寫成了這一本集子。從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到蘇聯青年是怎樣忘我地爲祖國而勞動，共產黨和青年團怎樣在勞動中教育、組織和領導青年，青年們怎樣在堅苦的環境中受到鍛鍊而成長起來的。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日報印刷廠印刷 北京日報印刷廠裝訂

1954年8月北京初版 1954年8月第1次印刷

1-19,050册 92千字

目次

作者的序·····	二
從灰燼上和廢墟上開始·····	三
布列斯特要塞城下·····	三
生的勝利·····	四
伊娜想望些什麼·····	六
水窪上的光明·····	六
年青的烏拉爾·····	七
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同年人·····	七
荒林中的燈火·····	八
卡斯里的雕塑師·····	八
英勇的索爾莫沃·····	九
以日丹諾夫命名·····	九
焦急的心·····	二

作者的序

戰時的英雄事蹟與現時的英雄事蹟之間，存在着一個動人的深切的聯系。提前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各工廠的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們的業績，和衛國戰爭中戰士們的功勳是出於同一源泉的——出於鼓舞人心的對祖國的熱愛。本書作者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就是用從生活中取來的事例說明這一聯系。

大部分隨筆描寫共產主義的年輕建設者，五年計劃的普通戰士。作者曾在現時正在原來的廢墟上神話般迅速地出現巨大工廠和新建樓房的街區的白俄羅斯的焦土上碰到過他們，也會在烏拉爾的工業堡壘遇見過他們，也會在正在忘我的創造性勞動上、熾烈的社會主義競賽上體現着工人羣衆光榮革命傳統的歷史悠久的索爾莫沃工廠中會見過他們。

英勇的蘇聯工人階級的年青一代繼承了他們父兄的崇高品質：無限忠於祖國和布爾什維克黨，熱愛勞動，善於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任何障礙。

青年團員是焦急的心，

青年團員事事要徹底完成……

我們的青年常常唱着自己喜愛的這首歌子。

作者力求在他的簡短的隨筆裏寫出言行一致的、不遺餘力地爲實現偉大目的——共產主義而鬥爭的蘇聯青年工人的卓越品質。

從灰燼上和廢墟上開始

我親手舒展開你的每一支葉兒，
我由灰燼裏扶起年輕的城市，
我將在城市和農村裏培植果園，
爲了你能永遠繁榮，
爲了你能往幸福裏生長，
我的親愛的別拉露斯！

皮綿·潘琴柯

布列斯特要塞城下

在西布格河上漂流着密集的冰渣。
億萬細粹的冰塊在湍流中相互爭逐着。它們的沙沙聲只不過陪襯着那籠罩着這裏——蘇聯國家西邊
國境的寂靜。

河岸上屹立着古老的俄羅斯要塞。

要塞的狹細的砲眼監視着西方。

脚步輕些，同志！摘下帽子，向這些要塞和砲台鞠躬吧！

斯大林格勒戰士的先鋒曾經在這裏死守過。

看，看那被打破了的兩公尺厚的堅壁的豁口。被炸毀的橋墩。從房頂上垂下來的被槍彈穿得千瘡萬孔的殘存的水管子。被攪成亂團的生鏽的鎧裝電纜……

布列斯特要塞。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這裏爆炸了第一批德國的砲彈和炸彈，法西斯匪徒在這裏初次領略了什麼是蘇聯人的堅毅，什麼是蘇聯人的勇敢。

……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間，人們口頭傳說着關於布列斯特要塞防衛軍的英雄事蹟的模糊消息。希特勒匪軍已經迫近斯摩稜斯克，但是布格河上的堡壘還沒落到他們手裏。

消息不清楚。有一些人說要塞堅持了十天，又有一些人說打了兩個星期的防衛戰。圍繞着事實出現了種種傳說。有人說，要塞的最後防衛者已經退入地下坑道，等待蘇軍的反攻。另一個消息說，要塞被炸毀了，數千德國兵和蘇聯英雄一起在它的廢墟下喪身了。

真正的事實比幻想的傳說更壯烈，更燦爛，更崇高。

我們曾獲得了拜讀布列斯特史事文獻的機會。我們曾在布列斯特和這個城市周圍的農村裏碰到了幾位同志——當時的大事目睹者。我們巡視過要塞的砲台、堡壘和地下掩蔽部。於是磚石就補充了活人的傳說……

遠在第十世紀，西布格河岸上，在木赫維次河流入西布格河的河口附近，就有了土木防禦工事。基輔俄羅斯的西北國境在古斯拉夫的布列斯特附近通過。這邊境上的要塞建築物在幾世紀內不斷改良、擴大。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布列斯特要塞曾經依照托特列賓的計劃加以改建過。

一九一五年八月，俄國軍隊未經交戰就放棄布列斯特要塞，橫暴無忌的希特勒的將軍們，記着這一回事，因而他們確信一戰就能迫使布列斯特要塞守軍投降。但是前頭等待着希特勒匪徒們的却是大大的失望。事件是這樣發展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敵人把第四軍的第三十一、第三十四、第四十五師和附屬的坦克部隊、工兵部隊和其他特種部隊編成的第十二陸軍兵團投往布列斯特。重砲部隊和白砲部隊的千百門大砲轟擊着城市和要塞。

午後一時左右，法西斯匪徒們企圖利用浮橋強渡布格河。爲了攻佔要塞，他們必須先佔領新舊河道之間的一座無名島。這座小島是要塞的前哨。有一座橋梁把這座小島和堡壘的西門連接着。

邊防軍戰士們敵愾填膺地保衛了要塞。

……火燄和硝煙籠罩了島子。飛機的轟響和吼叫壓倒了一切。炸彈一枚接着一枚，砲彈一顆接着一顆。但是前哨並沒動搖。在黑煙裏，前哨指揮員莊嚴地發着命令，戴着綠軍帽的人埋伏在堡壘裏，用機槍的火力迎接進攻的敵人，向他們投擲手榴彈，並且不顧敵人幾倍的優勢，向他們進行反擊。

下級指導員青年團員亞科夫列夫的一組人，三次擊退企圖佔據小島子的希特勒匪徒。

子彈快完了。戰士們搜集陣亡的人的彈藥。把機槍彈帶裝滿了子彈，準備好了……浮橋上又出現了法西斯兵士的身影。

「不要射擊！」亞科夫列夫發出命令。

他們讓敵兵前進到很近的地方。希特勒匪徒剛登上小島，邊防軍的機槍和自動步槍就重新吼叫起來。暴風雨般的火力第四次迫使敵人退回對岸。河水把數十具穿着綠色軍大衣的屍體往下游沖去。

前哨捍衛着島嶼。前哨的戰士幾乎都是青年團員。但不只是「前哨的青年團員」，守衛布列斯特的全體戰士都在驚人勇敢地搏鬥着。

好多文獻裏都提到機槍手薩伯林：他兩腿重傷，還咬緊牙關，不時昏迷，他用機槍射擊圍攻上來的希特勒匪徒。

另外一個戰士格里果列夫的右手被槍彈打斷了，但是他仍繼續射擊。

身受重傷、流血不止的庫茲民，一枚一枚地拚命向法西斯匪羣投擲手榴彈。他最後的話是：「你們這些壞蛋，永遠不能戰勝我們！」

前哨堅持了六月二十二日一整天。

法西斯匪徒沒有能够把小島打下來。天黑的時候，一小組戰士渡過河，炸毀橋梁以後，退入要塞去了。

在某些地段，法西斯匪徒終於渡過了布格河。他們突入市內。普希金大街，莫斯科大街，捷爾任斯基大街上展開了白刃戰。雙方力量懸殊……法西斯匪徒們很快就佔領了城市。

他們一來就破壞發電所、市劇院，槍殺了成千的老百姓。

但是，敵人沒能拿下要塞。

要塞的這支不大的防軍很有力量，原因是他們團結無間，都有戰到最後一口氣的決心。射擊手們都被配置在四周礮堡林立的長形的石頭營房的陣地附近。在最險要的據點上安置了機槍，主要的通道附近配置坦克。

要塞守軍由共產黨員率領着。他們首先挺身反攻，首先衝到牆垣的豁口，擋着法西斯匪徒們前進的道路。

戰士們擊退了敵人妄想侵入要塞內部的一切企圖。最後希特勒匪徒自己也供認（引希特勒匪軍第四十五師師長給第四軍司令官的正式報告）：

「……俄國人利用停在要塞中的三十五到四十輛坦克和裝甲車在步兵戰中特別頑強地抵抗着。他們除了用大量火力外，還利用特等射手的奇術使我方官長和下級軍官蒙受嚴重損失……」

希特勒匪軍被迫撤離要塞壁壘。驚懼而羞怒的匪徒用數百照明彈整夜地照明要塞並且濫施轟擊各砲台。

六月二十三日。德方的文件說道：「……自五時起重砲向要塞發出毀滅性的砲火，轟擊時俄國人的特等射手的活動會間或休止，但後來又準確、頑強、成功地恢復起來。」

接着又寫道：「……個別的步兵反坦克砲和輕野戰曲射砲的直接瞄準射擊之未能成功，大部分因觀察不充分或恐傷及我方兵員所致，但主要是由於要塞城垣過厚。砲兵連對俄國人也未起任何作用。」

問題不在城牆的堅厚上：希特勒匪徒們碰到了某種比任何銅牆鐵壁更厲害的東西。

這一天，要塞裏舉行了各支隊長會議。團政委魯布列夫斯基主持了這個會議。

「我們沒有接到撤退命令」魯布列夫斯基說。「這也就是說，必須堅持到底。寧死不退！」這幾句話成了全體防軍的口號。

六月二十五日。法西斯匪徒們企圖渙散被圍者們的士氣。敵人的廣播機通過強大的擴音器說：「你們投降吧！抵抗是沒有用的。莫斯科已被德軍佔領。紅軍已經投降了。」

要塞開砲回敬了它。

和大軍失去聯絡的守軍是忠於誓言的。

我們曾經和在要塞總務組工作過的製桶匠伊凡·謝爾傑維奇·馬特拉赫夫談過話。他看見過我們的人們貼在東門附近牆上的號召。在一塊布上用鮮血寫着：

「我們大家要為祖國而死，誓不投降！」

六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敵人不停地攻擊要塞東部。有一個地方，法西斯匪徒們侵入了城垣的內部。但是這並沒給他們贏得決定性的勝利。德寇的坦克不能在古老的營房中間的窄夾道上自由轉動。神槍手們的射擊消滅着敵人的步兵。每一所房子，每一堵廢垣，每一株樹都發射過。第一二五步兵團衛生隊的樓房三度易手了。防衛這所樓房的是青年團員中尉喀里諾夫斯基小組。法西斯匪徒們佔據了這所樓房的下層，喀里諾夫斯基在二層樓上築起陣地，打那裏用溶化的鉛來澆殺敵人。子彈打盡了。喀里諾夫斯基掩蔽在傢具堆裏。法西斯匪徒們打通牆壁，闖入了室內：想活捉中尉。可是喀里諾夫斯基給自己保留了最後一粒子彈。

星期日，六月二十九日清晨，要塞上空出現了德國轟炸機。雷般的爆炸聲震撼了布列斯特。法西斯匪徒投擲一千八百公斤重的炸彈。城裏的德國軍官拿着望遠鏡坐在屋頂上等待轟炸結果：被困的人會不會挑出白旗？硝煙和塵土籠罩的堡壘，只是報以射擊的閃光。

七月三日，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發表講話的時候，無線電的電波向全國的上空飛揚着他的話：「蘇聯紅軍、紅海軍和全體公民都應該捍衛蘇聯的每一寸土地，都應該爲保衛我們的城市和農村奮鬥到最後一滴血」——布列斯特要塞的保衛者擊退了敵人的五次衝鋒。他們沒聽見斯大林的講話，但是斯大林是活在他們的心裏的。

英雄們的隊伍逐漸稀落。魯布列夫斯基犧牲了。曾領導防衛要塞東部的軍醫官（姓名不詳）也犧牲了。助理軍醫，少女拉伊薩·阿巴庫莫娃冒着槍林彈雨工作。當她往地下室拖一名傷員的時候，一粒槍彈把她打死了。

要塞保衛者中間還有一位邊防軍戰士的愛人喀佳·塔拉修克。她是鄉村女教師，青年團員，她本來是到她愛人這兒來度假日的。在最初幾天，喀佳照顧傷員。她小心地用飯盒給他們水喝，竭力不洒掉一滴寶貴的水，並替他們裹傷。她的愛人——機槍手在法西斯的俯衝飛機輪番轟炸要塞時犧牲了。喀佳得悉丈夫犧牲時，說道：

「把他的機槍給我。」

喀佳·塔拉修克在要塞空場的一棵老柳樹的樹枝上做好了機槍巢。我見過這棵老柳樹。它烏黑地帶着斷枝屹立在亂石中間。布列斯特的居民稱這棵白柳叫「戰樹」。喀佳·塔拉修克和她的戰友曾在這裏

戰鬥到最後一滴血……

七月四日，希特勒匪徒又來進攻，這次他們是由木赫維次河方面攻上來的。

要塞守軍用坦克反擊。坦克共有二十輛左右，不是四十輛，而驚惶失措的法西斯匪徒們誤爲四十輛。坦克的衝鋒迫使敵人退到河邊。一輛坦克燃燒起來了。但是被火燄包圍了的坦克並未停下。它衝入希特勒匪羣中自行爆炸了。無名的坦克駕駛員重複了卡斯泰洛的壯烈事蹟。

保衛戰的第二週完了。紅旗依然飄揚在要塞上空。德軍指揮部一次又一次地限期攻陷要塞。第十二陸軍兵團司令員曾經抱歉地報告希特勒說：「雖然兵團的機動部隊已向東方前進很遠，但是它們沒有能拿下布列斯特。俄國守軍尙在頑強抵抗……」

要塞守軍還有彈藥，可是食糧愈來愈少，至於儲水，完全用盡了。地下室裏，傷員們躺在麥秸上輾轉不安地說：「我要喝水！」遍處找井——沒找着。在一間地下室裏，找到了一小塊冰，於是就把這塊冰分成了若干小碎塊……

飢渴的痛苦，轟炸，希特勒匪徒的挑撥離間性的誘惑，都未能動搖蘇聯戰士們的士氣！

七月七日，法西斯匪徒們突入堡壘內部。可是他們的前邊又出現了新的要塞：駐軍俱樂部，指揮員之家，蘇沃洛夫的歷史白宮等等，所有的這些建築物都變成了抵抗的樞紐。

埋伏在指揮員之家的戰士使敵人蒙受了特別嚴重的損失：他們從窗戶裏用機槍側射。「爲了消滅來自指揮員之家的側射」德方的一個文件中說道：「曾把第八十一工兵營派了去，交給它的任務是：用爆破小組肅清這座樓房。他們把炸藥從房頂上吊到窗子跟前，燃着火綫。負傷的俄國人都在呻吟，但是他

們仍然繼續射擊。——

誰也不知道布列斯特守軍最後幾天的情況。只知道七月八日，希特勒匪徒們認作是佔領要塞的日子以後，廢墟中、地下室、掩蔽部、隔離室裏還繼續了很久的白刃戰。到了第二十二天戰鬥才停止……

距要塞不遠有一農村名列赤察。我們去過列赤察，在那裏向農民詢問他們當時看見了什麼。曾經幫助過游擊隊員的青年果爾基·納扎魯克述說了動人的詳細情況。

大約在戰鬥開始一個月之後，三個負傷的蘇軍戰士在夜間逃出要塞。他們藏在距離菲克拉·納扎魯克的房子附近的塹壕裏。果爾基發現了傷員們。他勸說母親把傷員們接到屋裏去住。他們給傷員們裹傷，給他們飲食，供他們取暖。

一個傷員的名字叫維克托爾，他是少尉坦克駕駛員，另一個是司務長，第三個是副排長，果爾基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他們說，守衛要塞的最後的守軍已經退入地洞去了。英雄們帶走了團旗，把它砌在磚牆裏了。他們每夜爬到外邊來用手榴彈投炸法西斯的巡邏隊。許多人餓死了。也有人寧死不做俘虜，自殺了。

布列斯特要塞的這幾個戰士被苦難折磨得黑黝黝的，同時由於流血很多，身體很虧弱，但是他們連聽也不肯聽到關於休息的話。他們一心想快點參加游擊隊，好給犧牲了的同志們報仇……

布列斯特周圍和明斯克——布列斯特鐵路沿綫的樹林，對侵略者說來，非常可怕。彷彿守衛要塞的戰士們的英靈移進這些密林裏了。軍用列車常常翻車。法西斯的地方司令部常常被人放火焚燒。樹枝上搖晃着根據人民復仇者們的判決被處死刑的叛徒們。

一九四四年七月裏，布列斯特在蘇軍部隊和游擊隊猛烈進攻下解放了。

……被砲彈打穿的厚實的穹窿。狹窄的、尖頂的窗洞被塌下的灰泥堵塞着。牆壁好像出過天花：這是無數槍彈和砲彈的痕跡。

在塌下的一塊壁上隱約現出沒有完全被損毀的黑字：

「殲滅法西斯侵略……」

誰寫的戰鬥號召哇？是把着機槍站在這兩窗之間的要塞保衛者寫的吗？或許是由斯大林格勒來到布列斯特，在一九四四年七月裏神速地克復要塞，把敵人永遠逐走的許多戰士中的一個戰士寫的吧？……

這些石頭是神聖的。這裏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聖的。蘇聯人常常從各地到這裏來追悼這些爲保衛祖國獻出生命的英雄們。

看哪，這是布列斯特發電站——就是那座曾經被侵略者炸毀過的發電站——的工人。他們除了把鮮花獻到英雄們的墳墓上以外，心裏還帶來了有關建設、有關一些重建發電站的人們的英勇精神的故事，這座發電站的發電能力現在超過戰前一倍多。這所發電站的電力現在轉動着紡紗廠、傢具廠和其他工廠的機床和自動機，用電光照亮了市立劇院的觀衆大廳、黨教育館大廳、師範專科大學大廳、藝術工作者之家的大廳。晚間電力照耀着寬闊筆直的列寧大街、普希金大街、莫斯科大街上重建的樓房的長方窗戶，並從廣場和街心公園的圓形路燈中發出光亮。

這是明斯克拖拉機工廠的一批青年。我在他們中間看到了米哈西·安托尼克。他過去在前綫上是個機槍手。法西斯的槍彈打穿了他的右手掌，從那時起三個手指頭就不能伸展了。可是這位前綫戰士來到

建設工地，決心要成爲一位電鋸工人，學會用左手工作。他在困難面前沒有退却，就像布列斯特要塞保衛者格里果列夫——那個右手掛彩而未停止射擊的格里果列夫不退却一樣。安托尼克是斯達哈諾夫工作者：他在一天裏鋸接四十公尺以上的鐵片。他旁邊是本地人尼古萊·伯古次基。當布列斯特要塞的英雄們爲了他的前途獻出自己生命的時候，他才是一個十歲的小孩子。現在這個尼古萊長大了，他念完了小學、技術中學，成了一個熟練的工長了。這是他，青年團員伯古次基，他在拖拉機工廠工具間開鍍鉻槽。一個穿藍上衣、胸前佩着金星的姑娘在黑柳的樹幹下獻了鮮花，因爲略佳·塔拉修克就是在這裏犧牲的。青年團員塔瑪拉·史庫爾科沒趕上參加反侵略戰鬥的機會。在戰後五年計劃時期裏她被派去同腐爛的窪地，同不毛之地去作鬥爭。塔瑪拉在晒乾的窪地上達到了高度的豐收，獲得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看這一批年青的蘇軍戰士。他們正在坐車到西伯利亞、烏拉爾、伏爾加河、頓河休假去。他們在這國境上的城裏滯留了幾小時，在這裏被蘇聯人的鮮血染過而變得神聖的堡壘和砲台上默默地宣了誓：如果再有新的覬覦別人領土的人來侵略祖國而需要保衛它時，我們一定要像布列斯特的英雄那樣剛毅和堅決。

我們也碰到了布列斯特的青年。就在四一年的英雄們奮戰到最後一息的那個地方，我聽到了關於我們的祖國的光榮，關於強大的布爾什維克黨，關於斯大林的英明而熱烈的談話。斯大林在偉大祖國戰爭中把蘇聯人民引向勝利，並且現時正在領導我國向共產主義光芒萬丈的高峰前進。

一九四八年 布列斯特要塞